

寡婦

張志民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郭山沒死的時候，郭家的小日子過的挺紅火。

郭山那把莊稼活兒，在當村一般年輕力壯的小夥子們裏頭，他算是個拔尖的，地裏、場裏樣樣精通。年年除去種好自家那幾畝地，到了農忙的時候，還給人家打個短工。就是到了地淨場光，莊稼人歇工的冬天，也沒見他在家裏閒着過。他挑着個貨郎擔子，三里五鄉地天天串遊，什麼針頭線腦啦，胰子手巾啦，紅綠顏色啦，花生糖球啦，他那個小擔擔上，就像挑着個『雜貨鋪』。就這麼着，家裏的日子，雖說沒啥富裕，可是也不缺吃穿。

媳婦是當村劉老董的閨女，老董在村裏是個有名的厚道人，聽不見有誰說老董『不是』的，人雖說五十掛零了，身子骨可是怪壯實，家裏幾口人的吃穿，也都是靠這老頭子肩膀子掙。天天起五更睡半夜地掄鋤把子還不算，大街小巷上，哪兒有個坑坑

老董搬了幾塊蓋學校的磚，在老榆樹底下修了個仙家堂。



窪窪的地方，填上了新土，那就是老董填的，小河溝裏的邁石，也是老董搭的。這老頭子是淨幹那積德行善的好事，誰提起來也都是說，老董是個老好子。

可就是有兩樣事兒，這老頭子惹的一把子年輕的人們不喜歡，說他老腦筋，一就是，老董搬了幾塊蓋學校的磚，在老榆樹底下修了

個仙家堂；再就是，年輕人們組織劇團呀，婦女們學歌呀，他看着都不順眼。在他那閨女還沒有出門子以前，婦女們找她出來學歌呀，開會呀，老頭子總是氣沖沖地說：『待着你的！我替你去！』惹的一夥子姑娘媳婦們哭不得，笑不得。以後雖說慢慢地把老頭子的腦筋說通了一點，可是一見他家閨女出去，就沒好氣色。

他家閨女在家的奶名兒叫『水妞』，婦聯會裏又給她起了個官名兒叫『劉白霞』。姑娘媳婦們一在他家門口裏喊『劉白霞』『劉白霞』，老頭子就把臉變得黑蜂似地說：『什麼「留不下」「留不下」的，我們閨女叫「水妞」，讓你們這一窮叫，也得把我這家當叫光了！』一夥姑娘媳婦們還是哭不得，笑不得的，只有好好跟他說：『「劉白霞」不是「留不下」，你要不愛聽，我們就叫她「水妞」好不，老董爺？』老頭子還是氣的連一句話也不答理她們。

水妞十八上娶的，過了門十個月頭上，就給郭山添了個丫頭，郭山喜歡的也放下了地裏的活兒，在家裏專門伺候媳婦的月子。這丫頭她姥爺老董，心裏也高興的不知怎好。到了頭滿月的那天，姥娘、姥爺都來了，姥爺說正是生丫頭那天，他做了個夢，

夢見他地裏的桃樹上，掛的壓枝兒的紅桃，這一定就是丫頭的吉兆，就給丫頭起了個名字叫『桃兒』。

郭山家這麼一來，就三口人了，有媳婦也有孩子，心裏也就越高興。他一天價真是累死也不知道骨頭痠，地裏，家裏，裏裏外外，整天價是忙個手脚不閒。

媳婦也是把好手，紡花織布，養雞餵豬，看孩子看家，男人不論是多麼晚到家，媳婦總是把桌子、碗擺好，讓男人吃口順心飯，春夏秋冬不論那季，媳婦都是把他的衣裳拾掇的可身合體的。桃兒在兩口子眼裏，也是個蜜疙瘩，郭山倒騰買賣、進城辦貨的時候，就忘不了在小攤上，尋摸點花布頭，買回來給桃兒做件衣裳。村裏人們背地裏說起這小兩口來，也都是說：『熱火的不行！』

誰想這好時光它就偏偏的不常呢？到桃兒兩歲上那年夏裏，有一天她爹打地裏回來，剛把鋤把子放到院裏，就覺着渾身發冷，腦瓜子也脹，眼也發黑，撲通就躺到院裏啦！

媳婦一瞧，就不知道怎麼着好啦，急忙地把男人扶起來，搯到屋裏。郭山又吐又

瀉，話也問不出來，光是一個勁的嘔。桃兒也哇哇地直哭。媳婦急的啥法子也沒有，就急忙地把她爹找來了。

老董一瞧姑爺這個樣兒，就急的滿腦袋冷汗珠子。這工夫街坊四鄰的就都知道，把這個兩間小北屋擠了個滿滿當當。婦聯會主任周玉花也來了，她進門瞧了一眼，就急巴巴地說：『快到，快到劉先生那兒去……請藥社……』『不，快到藥社去請劉先生……』急的她顛三倒四地說了這麼些話，就急忙在這屋裏站的人羣裏頭找人，想要找個年輕的小夥子快點去。

老董摸着姑爺的腦袋，問水妞：『他今兒個是鋤的那塊地呀？』

水妞臉上像塊白紙一樣，連嘴唇都是白的啦！哆哆嗦嗦地說：『他鋤的是老榆樹底下的地。』

老董一聽這話，就像是大夫找到了病源一樣有把握地說：『別上藥社啦！藥社離這十幾里地，這麼遠，得什麼時候回來呀！再說他這明明是邪症，誰不知道老榆樹底下有狐仙啊！這明明是得罪了老仙家啦！』又接着跟水妞說：『你快去買兩張黃表，

到老榆樹底下擺桌供，越快越好！』

婦聯主任周玉花聽老董這麼一說，自己心裏也沒底啦。本來打從解放以後，才一年多的工夫，雖說聽上面幹部們講『不要迷信』；可是連自個也還鬧不大通，一到這死人、要命的時候，就不管他什麼迷信不迷信啦，只要能救活了人就行，所以她就急忙下手，幫着水妞和麪、做供香。

一直到大半夜的工夫啦，才把供香、黃表都弄好。郭山在炕上，一陣一陣地抽瘋，身子縮的跟條蝦米一樣，眼也斜了，嘴也歪了，就是說不出話來。老董催着她們上供去，他就在家裏看着病人，周玉花陪着水妞，打着燈籠，就到老榆樹底下上供去了。

水妞她們兩人，心裏又是急，又是怕，一到老榆樹底下，頭髮根也覺着往起豎。剛把黃表點着，老董就追來了，急得兩片嘴也不知這話怎麼說好啦！就垂頭喪氣地說了一句：『回去吧，嚇氣啦！』

水妞一聽，二話沒說，就她就倒下去了，一屁股坐到那供香桌上，碟子碗筷弄的滿地都是。老董一瞧，更是急上加急，家裏死了人，這兒又急斷了氣。周玉花急忙給她



【同去吧，噯氣啦！】

搥搥脊梁，撲散了半天心口，這才緩上口氣來，兩人才把她架回去。

到家老董沉着臉，眼裏滾着淚，出去找木匠給他姑爺來趕棺材。水姐哭成了個淚人，給男人穿着裝棺衣裳。桃兒臥到爹身上哭的不下來。周玉花也是含着淚花安慰着水姐說：『大嫂，到這個份上，你就得說這份上的話，急壞了你，桃兒可就可憐啦！心眼可不能太窄了呀！』

發送了郭山的第二天，村裏就又連着死了幾個人，跟他那痼病症是分毫不差。第三天上，縣裏的防

疫隊就到了這村，向人們宣傳說：『最近在這一塊流行着一種「霍亂」病，嚴重的，要不馬上救急，幾個鐘頭就會要命！』並且調查了死了的郭山也就是這個病。

老董聽了還十分不服氣，當着人家宣傳隊的面又不敢說什麼，回來以後自個嘮叨：『該死的活不了，該活的死不了！』

老婆子氣的嘆着氣說：『俺那姑爺就是「霍亂」病，生叫你個老東西給耽擱了！』水妞到娘家來了，也是埋怨地跟她娘說：『娘！他要是照着玉花說的找了劉先生來，還許死不了哩！』

老婆子跟閨女是一個心眼地說：『到這步田地，就啥話也別說了！』

二

掐着指頭算起來，桃兒她爹死了三年啦，桃兒今年整五歲，一天價離開娘，跟孩子們在街上跑着玩。這丫頭是越長越俊越喜人，一樣兒的孩子在一塊玩，誰也是喜歡抱起她來問問：『桃兒，吃啥飯呀？你媽打你沒有？』桃兒小嘴怪靈巧，問啥說啥。

外村的生人們，到這村來串門的時候，常蹲在當街，跟人們說個鄉親話，要碰見桃兒在街上玩，就一定要問問：『這丫頭多機伶呀，誰家的呀？』

村裏人們就會告訴他：『死鬼郭山的，這會兒是水妞的——二十三的小寡婦。』

『這麼年輕的寡婦，也沒出門子？』

『沒有，人家她爹要給她養老哩。』一說到這句話的時候，就有點冷笑。要是再追問起來，這就成了細話啦。

打郭山一死，郭家就算把臺柱子給拆啦，光景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水妞一個人，顧了地，顧不了孩子，顧了孩子，顧不了做飯。使人嗎？又不是那個闔家。郭山活着時，有幾個富裕錢，這一發喪人，也就沒啥啦。再說她爹那頭，一個老頭子，光他自個那幾畝地，就儘够巴結的，那兒還顧的上閨女呢？可是閨女總是他自己親生的骨肉，她落到這步家業，當爹的也不能忍心瞧着不管。這幾年，水妞那年也得從她爹那兒貼補個石兒八斗的糧食，才够她們娘兒倆吃穿。自個的地裏，是一年比一年打的少。

日子不可長算，年年都得這麼着跟她老爹張着手要吃的，老董也覺着受不了，老

頭子的身板一年不如一年，可是閨女這門子帳，是年年如此。老頭子爲這個，也時常的不耐煩，生一肚子氣，就說一陣子：『命啲，命啲，人碰不過命去！我就是這個窮命份，娘胎裏就注定了！』

水妞有啥事找了爹去，要正碰上她爹不耐煩，也就得叨叨兩句：『都不是你老封建，把病人給耽誤啦！要是依着人家周玉花，請劉先生去，哪還會有今兒個呢？』

郭山死後第二年上半年，水妞就得了個瘋病，一犯起來，就頭也不梳臉也不洗地滿街亂跑。老董說是『魔症』，還是叫到老榆樹底下燒香去。周玉花跟水妞她娘，兩人生打着主意，請了藥社的劉先生來瞧，劉先生說：『這病是打氣上得的，三天兩天也不容易治好，先吃兩劑藥瞧瞧吧。』

吃了兩劑湯藥，就眼看着見效，以前是天天犯一回，這會是三天犯一回了，這又連着吃了幾劑藥，水妞的病才算好俐落了。

經過了這麼幾年，老董是明白了，那時候姑爺的病是耽誤了，可是他還常認爲是命，該死了活不成，所以他也就跟水妞頂兩句：『二十的壽數，活不到三十，那是由人

的呀？這就是你的命份！

水姐又是氣，又是恨：『命？……』長嘆幾口氣，就放聲哭起來，再哭的不解氣，就瘋瘋癲癲地跑到她男人那墳頭上去嚎喪一頓：『桃兒她爹呀！你好心狠呀！你扔下我們娘倆自個走啦！你睜開眼瞧瞧吧！我們娘兒倆活的多可憐呀！我有心跟你一道兒去呀！我捨不得咱們那桃兒呀！……』在郭山死了一兩年裏，水姐就是那會兒想起那會兒哭去。

有一天她正坐在墳頭上哭哩，周玉花也正打地裏回來，一聽見水姐的聲音，就忙着奔去了，撩起大襟幫她擦了那眼淚、鼻涕，兩人就坐在地邊上談起話來。

水姐擦着她哭的紅桃似的兩眼說：『玉花，你說我可怎麼辦呀？』說完這句話，眼淚就又掉下來了。

周玉花一看到這個，也是憋不住的想流眼淚，說話的聲音也顯着有點氣短：『嫂！這話是咱們倆說，你也不能怪罪我，俺山哥死了也兩三年了，苦呀，累呀，你也把桃兒拉扯大啦，總算對的起那死了的山哥！』她又停了一下，想想這話怎麼說好，就又說：

『玉花，你說我可怎麼辦呀？』說完這句話，眼淚就又掉下來了。



『你呢，今年才二十三呀，不能這麼着守一輩子呀！自己也得找個妥當的人……』

水妞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兩眼也不敢看着周玉花，扭着臉說：『那麼做，不讓人家笑話死呀！』

『誰笑話？這也不是世上沒有的事，人家區上早說了：「不許干涉寡婦的婚姻自

由。」再說死男人也不是誰願意的事。」

水妞瞧了瞧周玉花說：『可不行呀，俺爹他……』

『你爹不讓走，是咋？』

『俺聽說，有人跟爹提過，他說：「俺家閨女，餓死在郭家門裏，也不……」』

『那你說怎麼着辦呢？』

『要不是捨不得俺那桃兒，早嚙了這口氣了，沒個啥活頭。』說着就又往下掉淚珠。

周玉花安慰她說：『嫂！可不能想那個道道呀，你還年輕哩，說不定找到個好男人，也能跟我山哥似的疼你。男的死了媳婦再娶，女的死了漢子嫁人，這不是一個理嗎？嫂！你就聽我的吧……』

兩人說到這兒，就相伴着回來了。

打從郭山死了以後，家裏日子是冷清了，可是來往串門的人倒沒有少，比以前還多起來了。以前光是姑娘媳婦們，來陪着她做針線，因為她家沒有男人，說個啥話都

方便。打頭年裏，榮譽軍人趙四海搬到這院東屋來住以後，一幫子光棍漢子，年輕小夥子們也常來這院玩了，四海這屋裏就成了個光棍堂，一到晚上下地散了工，就有人到這兒來拉話，有時候說起來，唱起來，把四海這間小屋鬧的熱火朝天。

四海不是當村人，老家是河南，在解放軍裏幹了五年，當過排長，戰鬪上把左腿打壞了，走道兒多少有點拐，可是要不行軍不着涼，啥活也能幹。因為他河南家裏一無所有，這次復員下來，他請求在這邊安家，政府裏就分配到這村上啦，來的時候，區上幹部來親自把村長叫到一邊談：『要好好照顧，分給他地、傢具、房子，還要分雙份，幫着他成家立業……』

村長問：『是不是說，要讓我們幫他找個對象呀？』一邊說一邊笑着。

區幹部說：『找對象這不是命令的事，有了對事的也可以幫幫忙，人家二十七八的小夥子，除了拐點，就沒挑，找個對象也不難……』也是一邊說一邊笑着，都覺着這是件喜事。

村長想來想去，合適的房子實在難找，就是水榭院裏東屋是間空房子，小屋又挺

白淨，就把四海安置到這院了。

可沒想到，四海搬進這院以後，住了幾天，知道了當院鄰居是個年輕的寡婦，就覺着挺彆扭，常說『寡婦門前是非多』，自己怕落下那不三不四的閒話，就找了村長去說：『村長，別處給我找個房吧，破點也行。』

村長說：『趙同志，那兒住着不就挺合適嗎？搬啥呀。這麼個屁股大的小村子，房子實在難找，你還是住些日子再說吧。』

聽村長這麼一說，四海也就沒話再說了，究竟爲啥想搬地方，也沒好意思說出口來。

四海搬到這院四五個月的時間了，他到水妞屋裏也沒去過幾次，有時候借個針線，他還是跟在軍隊上向老鄉借東西一樣，在門口先叫：『大嫂，把你的針線借我使使。』水妞有時候做飯佔着手，就說：『行了，你進來自個拿吧，在針線簸籬裏。』他才敢進屋，就是進了屋，也是拿上針線就走，連眼皮也不擡。

四海搬來的時候，還是臘月，他每天都是起大五更揩起糞筐拾糞去，吃完早飯，就

挑上擔子出去撿柴火，有時候一天撿兩三遍，大晚的回家來還得做飯。四海還養了個半大子豬，洗完了鍋碗就得熱豬食。陰天下雪的時候，就坐在炕上補衣裳、補襪子，修耙修鎬，預備着春天種地，反正是天天沒閒工夫。

桃兒這丫頭，也斷不了到四海屋裏玩去，四海總是抱着她，親親熱熱的，把他自個蒸的那饅饅給她吃。

桃兒拿着四海給她的饅饅，跑回家去給她媽瞧：『媽，饅饅！』

『誰給你的呀？』

桃兒指着東屋說：『趙同志。』

水妞接過這饅饅看了看，饅饅蒸的是又白又起，心裏就想到了這個趙同志可真是個巧人，也就想到了趙同志那個勤儉勁，真是跟死了的她爹那時候一模一樣，可是一想到這兒，也不知怎的就不敢再往下想了，長嘆了兩口氣，就隨便的跟桃兒說了一句：『以後可不能上人家那兒趕嘴去，人家笑話！』

桃兒一邊吃着饅饅，一邊點點頭。小眼睛望着她媽，也不說話。